

【四季零墨】

□胡芝芹

老城区坐落于小城临清的西部。老城的“老”，早已载入史册——临清是运河古城、千年古县。这里的河流、建筑与遗迹，无一不在诉说着遥远的岁月云烟与人文往事。

看老城，需步行。择一仲秋晴好之日，阳光透过疏朗的国槐叶，在青石板路上筛下斑驳的碎金。循着老城的气息出发，最好一人独行，因为那里的氛围与意蕴，需慢品，需触摸，更需与那份旷远凝重静静对话。

老城里最经典的看点，便是京杭大运河在临清的遗存河段——会通河。静谧的河道穿城而过，清冷的河水泛着碧波，蓝天白云倒映其中，岸畔芦苇与海棠亦相映其间。

河道是有记忆功能的，它的厚重淤泥里，埋藏着明清船工们失落的竹筷竹碗，裹挟着漕船泊岸时散落的粗陶酒壶，还沉睡着商船颠簸时掉落的瓷片——每一个物件的纹理里，都镌刻着漕运岁月的烟火痕迹。

这记忆的确凿性，来自于岸畔的老槐树和老石桥的佐证。老槐树，似一位沧桑的老者，默立于运河岸边，主干挺直，侧枝繁茂，树冠如一顶蓬勃大伞，与天空遥望，给飞鸟挡雨，成为古运河最恒久的守望者。两人合抱粗的树身里，印着岁月画出的约四百个圆圈，最里面的一圈，吸纳的是风雨霜露，听到的是船号桨声。手扶它的粗糙树身，皴裂的纹路里，沉淀着四百个寒来的风尘，又记录着四百个暑往的花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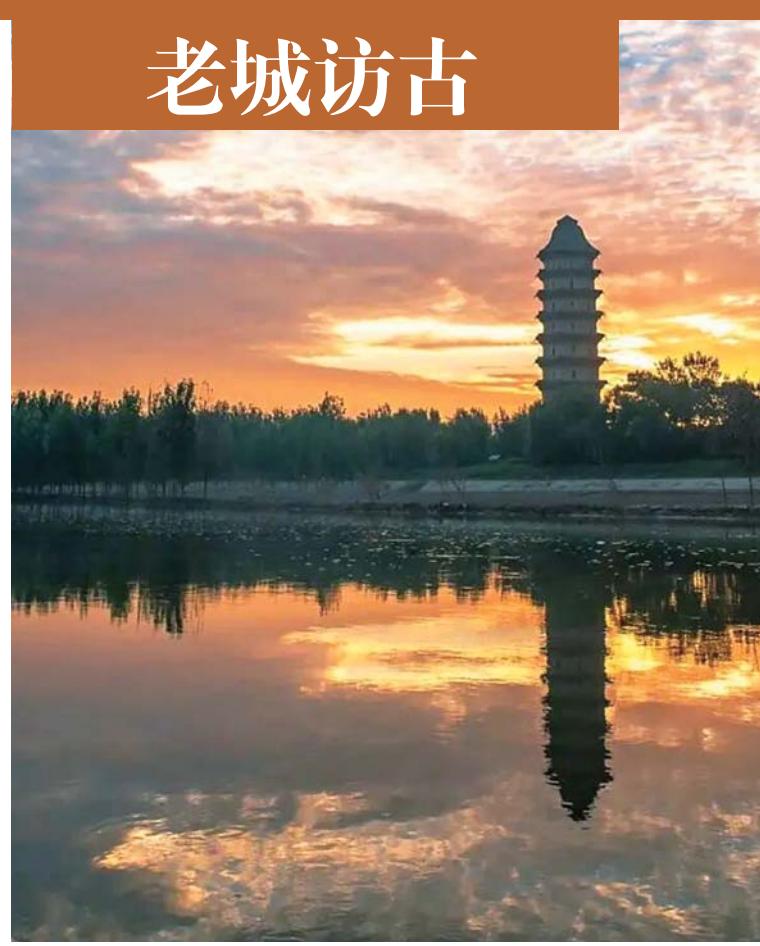
临河而望，小河波光粼粼，潺潺流向西北方向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三座古朴小桥，犹如三道玉带凌波横卧河上，它们是：会通桥、月径桥和问津桥。青灰的桥身、斑驳的桥栏和满含寓意的桥名，都在诉说着小桥的久远历史和厚重底蕴。唐代诗人皮日休说，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纵跨南北疆域、全长3000余里的大运河，在不同的朝代、不同的地域，又经历了什么，恐怕要用一本厚厚的大书来书写，而临清的会通河，就是这部大书中的璀璨一章。元朝为加强漕运，开凿了两段重要运河，其中之一是会通河，连接东平与临清，疏通山东段，缩短了漕运距离。如今，唯有洁白的芦花在摇曳，几只小野鸭在嬉戏，将河中清波搅出一圈圈涟漪。仿佛是在宣告——这里，是它们的乐园。

漫步桥上，指腹触摸着老桥身上砖屑剥落、依稀可辨的字迹，脑海里不断涌动着“会通、月径、问津”等词汇的深意，疑问如河波荡漾，这字词里，该是有多少风俗和故事，藏着怎样的寓意和向往？玉带三桥见证了临清“两岸歌钟十里楼”的沉醉和“江上帆樯万斛来”的繁华，也见证了运河上的白帆樯影把临清推到历史潮头。

临清运河码头的繁华我从未亲眼见到，但运河边上的那处钞关遗址还在，“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居八大钞关之首、税收占全国漕运税收四分之一”的记载，从不是抽象的数字，数字的背后，是漕运的兴盛，是商业的火爆。如今，河道和钞关遗址还在，三桥还在，它们似沉寂的碑碣，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繁华过往，也守望着眼前的万家灯火。清风过处，槐叶哗啦啦地欢唱，仿佛仍在回响着漕运繁盛时此起彼伏的纤夫号子的余音。

沿河而行，一条条老街纵横交

老城访古



□厉勇

我居住的地方多河。岸边，多的是钓鱼的人。

以前我一直不理解，他们是怎么像树一样扎下根，一待就是一整天的？直到我发现《渔歌子》的作者张志和辞官后，隐居江河间，每垂钓，不设饵，自娱而已，自称“烟波钓徒”。再重读那首学生时代学过的词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虽然词里未出现钓烟波的字眼，却刻画了一个在烟波浩渺的江河上垂钓的老翁形象。垂钓的地方，有山、水、鸟、花、鱼，环境优美如一幅水墨画。斜风细雨中，江河上起了吹不散的烟雾，层层笼罩下来。钓鱼的老翁却面不改色，不急着回去。他是在钓鱼，还是在钓烟波？这种超脱于尘世的超然，常人难以做到。

元代张雨在《太常引·题李仁仲画舫》中写道：“堤上早传呼，是那个烟波钓徒。”清代查慎行在《连日恩赐鲜鱼恭纪》中自喻：“笠檐蓑袂平生梦，臣本烟波一钓徒。”我最喜欢的那句不知道是谁写的：“临江独羡垂纶客，只钓烟波不钓愁。”好一个只钓烟波不钓愁！我本来不羡慕钓鱼的人，现在却羡慕起了钓烟波的人。

他们一大早就出现在河边，戴着帽子，伸出去的线像树木伸出去的树枝。他们像鸟一样守着鱼，他们也真的和树木一样扎下了根。他们怎么这么有耐心呢？风吹雨打，雷打不动。夏天酷热而漫长，热得我动一动就冒汗，他们却岿然不动。还有树上的蝉鸣一刻不停歇，知了，知了，浩大繁密如雨，撕扯着空气和燥热。他们是怎么在夏天的河边沉下心的，难道是河水的绿和树木的绿给了他们宁静？我这样急性子的人，无法理解，也无法体会钓鱼的快乐。

钓鱼也是会上瘾的吧，他们每天的例行公事也许就是钓鱼。一年四季，河在，他们也一直在。可能钓多少鱼是次要的，在河边待着，守着，就是他们一天最开心的时刻，没人打扰，也无人问津。虽然一整天不说话，虽然只能静静坐着，钓烟波的人眼神却不空洞，也不孤独。即便坐成了一座雕像，也在静静等待那些有缘的鱼。即便等来的是场空，第二天依然还是会提着钓竿，继续在河边垂钓。谁知道呢？钓鱼的乐趣在我看来乏善可陈，但他们乐在其中。

雨季的某一天，外面下着中雨。我从河边经过，看到一个穿着雨衣的男子躲在大伞下，面无表情地坐着。他的手里握着一根鱼竿，脚边放着一个桶。下雨天钓鱼的人，还真有。湿嗒嗒的天气，他还在河边待着。他也成了天地间的一尾鱼。在雨水的敲打里，他没有失去耐心和安静，渐渐坐成了一座雕像。原来这样疯狂又诗意的举动，古之隐逸者会有，今天的痴人也会有。

小时候看电视剧《封神榜》，对白发飘飘的姜子牙特别感兴趣。他用直钩钓鱼且不放鱼饵，钓竿也不垂到水里，离水面有三尺高。他一边钓鱼一边摸着胡须自言自语，“姜尚钓鱼，愿者上钩。”一个路过的樵夫看到此景嘲讽道：“像你这样钓鱼，别说三年，就是一百年，也钓不到一条鱼。”姜子牙笑呵呵地回：“曲中取鱼不是大丈夫所为，我宁愿在直中取，而不向曲中求。我的鱼钩不是为了钓鱼，而是要钓王与侯。”姜子牙这样钓鱼的人，一袭白衣，仙风道骨，已经是仙人的逍遥境界了。

钓鱼者，守得住寂寞，看得到风景，钓的是烟波，养的是心灵。钓烟波外，还有钓夕阳、钓沧浪、钓东海等，都是钓鱼的别称。真可谓小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河岸边。比如有诗句云：“从来不会用鱼饵，但得闲心钓夕阳。”明代有首《题山水图》里写道：“孤舟钓夕阳，沙明绿蒲短。”

钓鱼是俗称，别的都是雅称。真是羡慕古人的学识、胸襟和境界。钓烟波的人，坐拥一江水，心有大自在。

【局域网】

钓烟波的人

者走在小巷里，他的手里是一兜米，或是一篮地瓜；他的步履缓慢，悠闲，身影消失处，我赫然看到一墙丝瓜藤蔓，嫩黄嫩黄的丝瓜花在阳光里笑得没心没肺。由不得我不嘴角上扬，脚步变得轻快。

最喜欢一条老街——竹竿巷。走在狭长简朴的老街上，但见青竹或成堆或成捆地堆积在店铺门外，让人感觉仿佛走进江南的竹巷。临清本不产竹，这些南方的青竹，搭乘运河上的小船，过长江，越黄河，穿水闸，一路漂到这座北方小城。这里不少店铺都是做竹器生意的，有的卖原生态的竹竿，有的加工或售卖竹制品，大到上房的竹梯，盛粮的竹筐、竹篓，小到孩童把玩的竹蜻蜓、竹哨，种类齐全，式样繁多，由不得你不心生雀跃。在一家牌匾有些老旧的店铺里，我相中一款竹笔筒。头发已经花白的店主，戴一副黑边眼镜，手拿一把小刀，对一个笔筒做最后的雕琢收尾。他一边打磨竹的细密纹路，一边不时举起来反复端详。看他眉眼间的专注与虔诚，我动了心，执意要买下那只浸润了匠人心灵的笔筒。“姑娘，你好眼力，这笔筒是老先生亲手做的，他这手艺可是祖传呢。”店里另一位老人告诉我。从此，我的书桌上便多了一缕清芬——那是竹的暗香，混着老街的烟火与运河的水汽，日日伴我笔墨时光。

走得腿脚都木了，老城区的街巷才看了一角。不由感慨，古城临清曾扼守运河漕运咽喉之说果然名不虚传，一条河兴旺了一座城。老街巷里的文化韵味和古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它体现着沿运河漂来的吴越文化、荆楚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流碰撞。访古，我要走的路还很长。

正午的阳光为老城镀上一层金辉。街巷里变得拥挤起来，一队少年从我身旁经过，带队老师正在讲解竹竿巷里封存的故事，他们红扑扑的小脸上带着好奇与兴奋。再次凝视古运河，常流常新的运河水，亲吻着历经数百年的河床。新波与古岸相依，岁月的新与旧在此妥帖相拥。